

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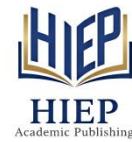
Marine Education Studies

MES, Vol. 1, No. 2, 2025, pp.71-85.

Print ISSN: 3078-316X; Online ISSN: 3104-5057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hyjyyj.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MES.25.2.06](https://doi.org/10.64058/MES.25.2.06)



海洋文化教育：概念、体系与战略推进

刘训华(Liu Xunhua), 曹 越 (Cao Yue)

摘要：海洋文化教育是新时代推进国民海洋认知、开展海洋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海洋文化教育以人为中心，是人类在认识、利用和适应海洋的长期实践与互动过程中所创造、积淀并传承下来的物质成果、精神观念、制度规范及行为方式的教育活动总和。海洋文化教育从实物、思想、制度、活动视域，分为海洋实物文化教育、海洋思想文化教育、海洋制度文化教育、海洋活动文化教育四大体系及十九个分支领域，具体包括海洋自然实物教育、海洋物件实物教育、海洋遗址实物教育、海洋创意实物教育；海洋精神教育、海洋历史教育、海洋文学教育、海洋科学教育、海洋艺术教育；航海制度教育、海洋贸易制度教育、海洋科学制度教育、海洋军事制度教育、海洋教育制度教育；海洋节庆教育、海洋旅游教育、海洋生产教育、海洋运动教育、海洋生活教育等 19 项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远的战略价值。在海洋文化教育的战略推进方面，加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制订海洋文化教育的行业标准，加强课程、教材建设，具体实践中，学校教育是主战场，社会教育是着力点，家庭教育是增长点。

关键词：海洋文化；教育；实物；活动

作者介绍：刘训华，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海洋教育、教育史与教育叙事。电邮：chuanhl@126.com。曹越，通讯作者，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小学数学教育。电邮：1620559975@qq.com。

Title: Marine Culture Education: Concept, System, and Strategic Advancement

Abstract: Marine culture education is a key component of enhancing national marine awareness and implementing marine education practices in the new era. Centered on humans, it encompasses all educational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material achievements, spiritual concepts,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behavioral patterns created, accumulated, and inherited by humans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and interaction with the ocean—including understanding, utilizing, and adapting to i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angible objects, ideology, institutions, and activities, marine culture educa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major systems and 19 sub-fields: Marine tangible culture education:

Including education on marine natural objects, marine artifacts, marine heritage sites, and marine creative objects; Marine ideological culture education: Including education on marine spirit, marine history, marine literature, marine science, and marine art; Marine institu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Including education on navigation systems, marine trade systems, marine science systems, marine military systems, and marine education systems; Marine activity culture education: Including education on marine festivals, marine tourism, marine production, marine sports, and marine life. These contents boast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far-reaching strategic value. For the strategic advancement of marine culture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op-level design at the national level, formulate industry standards for marine culture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a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specific practice, school education serves as the main battlefield, social education as the key focus, and family education as the growth point.

Keywords: marine culture; education; tangible objects; activities

Author Biography: **Liu Xunhua**, Professor, Ph.D., Ph.D. Supervisor,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arine Education,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Narrative. E-mail: chuanhl@126.com. **Cao Yue** (Corresponding author), Master's candidate,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Elementary Mathematics Education. E-mail: 1620559975@qq.com.

海洋文化教育是推进海洋教育实践的重要内容领域，是在海洋领域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重要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战略价值。庄子观沧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海洋浩瀚无垠、吞吐万水而永不竭，具深邃磅礴、生生不息的本性。海洋文化教育是连接历史与现实、沟通知识与情怀、培养能力与塑造价值观的关键桥梁，是系统构建公众海洋认知图景的战略性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曲金良等学者在《海洋文化概论》等著作中，对海洋文化的内容体系已有比较系统的论述，相关学者关于海洋文化与海洋文化教育的研究也有丰富的成果。新时代，如何进一步推进海洋强国、文化强国建设，还需从概念本源及内涵体系上循流探源、深化学理。

一、海洋文化教育的意义与概念

海洋对于人类的影响常以海洋文化形态出现。海洋文化是海洋人文社科领域的关键领域，是联通其他海洋人文社科领域的稳定器。人类与海洋互动关系及其产生的海洋文化，能够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路径，进而让海洋更多更好地造福于人类（曲金良，2003）。因此，对海洋文化教育的概念与内涵研究具有正本清源的现实作用。

（一）海洋文化教育的战略意义

在全球战略竞争背景下，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战略博弈的热点。全民海洋素养是联合国现阶段海洋教育的全球战略目标，从全民教育发展到人人享有海洋素养，联合国的教育战略面向专题领域更精细处发展（刘训华，2025）。通过海洋文化教育是提升海洋素养的重要手段。开展海洋文化教育，让公众系统了解海洋知识，包括海洋地理、海洋生态、海洋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增强对海洋的认知。在学校教育中设置海洋科学与文化课程。同时，海洋文化教育还注重培养公众在海洋相关活动中的实践能力，如航海技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能等，全面提升公众的海洋素养，为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刘训华，2023）。

海洋文化教育肩负着传承中华海洋文明、讲好中华海洋故事的时代责任。海洋文化不仅是民族走向深蓝的精神灯塔，更是国家在全球博弈中赢得主动权的软实力根基（戴民汉，2025）。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到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壮举，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经略海洋方面的卓越成就，中国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重要的海洋大国。保护和传承沿海地区的海洋民俗文化，如妈祖信仰等，这些文化元素不仅是中华民族海洋文明的瑰宝，也是连接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通过教育活动，将中华海洋文明中的航海技术、海洋贸易传统、海洋民俗文化等内容传递给下一代，让学生了解古代中国在航海领域的辉煌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海洋文化教育能够为中国海洋事业发展所需的各类专业人才提供文化土壤。海洋强国建设需要人才支撑，而人才培养又离不开海洋高等教育的发展（苏勇军，2015）。通过在高校设置相关专业课程，结合实践教学，使学生掌握海洋专业知识和技能。海洋文化教育注重培养具有海洋素养和创新精神的综合性人才，并在海洋管理、海洋文化传播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

（二）理论基础与逻辑起点

国家海洋战略教育为发展具有时代特点的海洋文化提供理论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海洋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文化教育对于传承和弘扬海洋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开展海洋文化教育，能够让人们深入了解海洋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提升我国在全球海洋竞争中的软实力，为我国海洋强国建设提供人才保障，是加强海洋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从早期的近海捕捞、航海贸易，到后来的海上

军事防御等，人们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经略经验。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海权丧失到努力争取海洋权益的奋斗历程，这些历史为海洋文化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深刻的启示。回顾历史，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海洋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三）海洋文化教育的概念

关于海洋文化的内涵，曲金良在1999年《海洋文化概论》的基础上，于2014年《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中指出：“海洋文化，就是人类源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源于海洋而创造和传承发展的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社会的文明生活内涵。”（曲金良，2014）

什么是海洋文化教育？笔者认为，海洋文化教育是围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基于海洋文化传播与接收的各级各类教育活动的总和。它不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范畴，而是涵盖了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多个层面。在学校教育中，通过设置海洋相关课程，如海洋科学、海洋历史、海洋文学等，系统地向学生传授海洋文化知识。从基础的海洋地理知识入手，让学生了解海洋的分布、洋流的运动规律等，到深入探讨海洋历史事件。在社会教育方面，利用博物馆、科技馆、海洋文化节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公众传播海洋文化。博物馆可以通过举办海洋文化主题展览，展示海洋生物标本、古代航海器具等，让公众直观感受海洋文化的魅力。科技馆则可以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技术，让公众身临其境地体验海洋环境，增强对海洋的认知和兴趣。家庭教育同样在海洋文化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家长可以通过带领孩子参观海洋馆、参与海边的亲子活动等方式，引导孩子认识海洋，培养孩子对海洋文化的热爱。

在具体实践层面，海洋文化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将海洋文化知识、海洋文化素养和海洋价值观传递给不同年龄段、阶层的人群，促进海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升全民的海洋文化素养。

二、海洋文化教育的内容体系

推进新时代海洋文化教育建设，首要在于完善海洋文化教育的内容体系。构建海洋文化教育体系、推动海洋文化教育发展和培养海洋建设人才，是建设现代化海洋强国、形成海洋竞争优势的必由之路（杨玲，2025）。按照“从具象到抽象、从认知到践行”的逻辑主线，从实物、思想、制度、遗址四个角度，海洋文化教育分为海洋实物文化教育、海洋思想文化教育、海洋制度文化教育、海洋活动文化教育等四大内容体系。

（一）海洋实物文化教育

海洋实物文化教育是以自然、物件、遗址、创意四类实物为依托，让学习者直观感知海洋的自然属性与人文印记，它是搭建“触摸海洋”的基础性载体。

1. 海洋自然实物教育

海洋自然实物教育是以海洋自然存在实体如海浪、沙滩、礁石、红树林、特定海洋生物活体或其安全标本等为教育媒介，引导学习者通过直接观察、触摸、体验等方式，认知海洋自然属性、生态规律及其与人类互动关系的教育活动。

它在教育开展方式上，以自然事物原生环境如海边沙滩等选为可观察、互动且安全的场地，形成“实践-疑问-探究-认知”闭环，借助自然具象特征转化抽象原理，融合知识传递与价值引导。厦门“椰风寨海洋科普乐园”的“海浪课堂”与“沙滩实验室”，利用天然沙滩与近岸海域作为课堂，专业导师带领学生实地观测不同风力下海浪形态的变化规律，亲手测量沙滩坡度与沙粒粒径分布，动手制作并记录简易验潮仪的潮汐数据。这种基于真实自然物象的探究，将抽象的海洋动力学、地质学原理转化为具象感知，有效激发了学生保护自然海岸的动力。

2. 海洋物件实物教育

海洋物件实物教育是指利用源于海洋、经人工采集或初步加工但保留其自然形态特征的可移动物品，如以贝壳、珊瑚、船模、捕捞工具、传统渔民服饰等作为核心教具，传递海洋生物多样性、人类海洋利用历史、工艺技术、地域文化及审美价值等信息的教育活动。

它以丰富实物资源为核心活教材，让物件本身成为知识载体。设计教学环节，引导学习者直接接触实物，在操作中同步培养观察与分类能力，并借实物传递多层知识，既解读其生态价值，也挖掘其文化意义。青岛贝壳博物馆馆藏的上万种珍稀贝壳标本本身就是一部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百科全书，“小贝壳大世界”教育项目设计的“贝壳分类挑战”活动，让学生直接接触形态各异、色彩斑斓的贝壳实物，亲手实践依据壳形、纹饰、色彩等特征进行分类，使学生认识到贝类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定位，以及贝壳在人类历史中作为货币、工具、艺术品、宗教符号的多重文化价值，实现从一件“小物件”窥见“大世界”的教学目标。

3. 海洋遗址实物教育

海洋遗址实物教育是依托历史上人类在沿海地区或海上活动遗留下的具有历史、科学、文化价值的不可移动或可移动遗迹、遗物，如古港码头、沉船遗址、海防炮台、盐业遗迹、古渔村聚落等，开展现场或基于出土文物的教育活动，意在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人类与海洋关系的真实面貌。

它以具有历史与科学价值的古海洋遗物为核心教具，系统陈列关键标本，清

晰呈现核心演化脉络，同时融入科技手段，模拟复原古海洋生态场景，打破实物静态展示的局限，让学习者直观感受远古海洋环境，实现从看实物到懂历史的认知升级。新疆地质矿产博物馆“生命演化厅”系统展示了新疆古海洋生物化石。二叠纪的贝类、珊瑚化石和中生代的翼龙化石，清晰呈现了从海洋到陆地的变迁过程，并通过AR技术模拟古海洋生态，让观众直观感受“新疆的海”。

4. 海洋创意实物教育

海洋创意实物教育是以海洋为主题或素材，鼓励学习者通过艺术创作、手工制作等实践形式，如贝壳画、沙雕、海洋主题陶艺、废旧渔网编织、船模制作等，将海洋文化元素转化为新实物载体，培养创造力、动手能力及对海洋审美的教育活动。

它以本土化海洋材料为基础，选取当地易得的海洋废弃物或天然材料，融入地方传统海洋技艺，设计亲手创作实践环节，引导参与者制作兼具艺术感与实用性的作品，在动手过程中掌握技能，最终让创作成果成为文化载体，使每件作品都成为对海洋文化的个性化诠释与传播媒介。海南陵水“疍家文化主题工坊”的手工课程，结合传统疍家渔民的编织、造船技艺元素，亲手创作出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的作品，如贝壳风铃、渔网编织袋、小型船模或海洋主题装饰画等。废弃的海洋物件被赋予新生，参与者在创作中深刻体会了疍家“水上人家”的生活智慧、与海洋共生的和谐理念，以及变废为宝、保护海洋环境的海洋理念。

（二）海洋思想文化教育

开展海洋思想文化教育，挖掘“理解海洋”的精神内核，从精神、历史、文学、艺术等层面，传递海洋文明的价值理念与精神特质。

1. 海洋精神教育

海洋精神教育是提炼和弘扬在认识、探索、利用海洋过程中形成的核心精神品质，以敬畏自然的规则意识、搏击风浪的勇毅坚韧、探索未知的开拓进取、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同舟共济的团结协作等为目标的教育活动。

例如，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的“航海家精神”主题展及配套教育活动，不仅陈列郑和宝船模型、麦哲伦航线图等历史实物，更通过航海日志、影像、互动装置，着重讲述航海家们在面对惊涛骇浪、未知海域时所展现的无畏勇毅、严密规则意识、开拓未知的雄心以及开放包容的心态。配套的“模拟航海挑战”活动，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体验风暴决策、团队协作，身临其境地感受这些精神品质在实践中的价值，引导其内化为自身品格。

2. 海洋历史教育

海洋历史教育是指以海洋为视角或场域，传授与海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

发展脉络、人物事迹及其对区域乃至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培养历史思维和海洋文明观的教育活动。我们要深入讲解近代中国遭受的海上侵略历史，让学生明白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要性，树立正确的海洋观。

例如，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主题课程，深度结合馆藏丰富的宗教石刻、海船模型、外销瓷器等实物史料，系统讲授宋元时期泉州港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历史。它不仅讲述贸易的繁盛，更着重分析其背后蕴含的先进航海技术、开放的市舶司管理制度、多元宗教与族群的和谐共存。学生通过解读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实物与文献，深刻理解海洋贸易如何塑造了古代中国的开放格局、推动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从而形成对“海上丝绸之路”历史地位及其和平、合作、包容等核心思想的深刻认知。

3. 海洋文学教育

海洋文学教育是通过研读、赏析以海洋为背景、主题或意象的文学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神话传说等，感受作家对海洋的描绘、想象、情感投射和哲理思考，理解海洋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象征意义与文化表达的教育活动。

例如，浙江舟山的“海洋诗歌创作与赏析工作坊”，精选具有代表性的海洋文学作品，如《老人与海》中对人与自然搏斗的深刻哲思、中国古典诗词中对大海壮阔的咏叹，如曹操《观沧海》、舟山本地渔民号子中蕴含的劳作精神与情感，引导学员在岱山岛等真实海边场景中，进行沉浸式朗读、文本细读与讨论，不仅分析作品的文学技巧，更着重探讨作品所反映的海洋观、人类面对海洋时的复杂情感以及海洋所承载的象征意义。

4. 海洋科学教育

海洋科学教育是以海洋科学知识体系为基础，通过系统化教学与实践，引导学习者理解海洋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领域的核心规律，掌握科学探究方法的教育活动。海洋科学教育注重培养学习者用科学思维认识海洋、用科学方法探索海洋、用科学理念保护海洋的综合素养。

例如，四川省双流棠湖中学怡心实验学校将校园公共区域转化为微型海洋博物馆，打造沉浸式海洋科学教育场景，重点面向新生开展系统化海洋科学思想启蒙。通过“生命海洋”知识展与“科技海洋”资讯分享构建认知基础，设计“海洋寻宝”等互动游戏，既传递海洋生态科学知识与科技发展动态，更以低门槛、高参与度的形式激发新生探索兴趣，让学生在校园中建立与海洋的情感联结和科学认知。

5. 海洋艺术教育

海洋艺术教育是通过欣赏、解读、创作以海洋为题材或灵感来源的艺术形式，

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电影、摄影等，感知艺术家对海洋的审美表达、情感抒发和观念呈现，提升海洋审美素养的教育活动。

海洋影视作品对于提升民众海洋素养很有帮助。例如，深圳开展“蓝色映像”海洋主题电影节及影评沙龙，活动精选《海洋》《碧海蓝天》《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海王》等风格迥异的海洋主题电影，每场放映后，邀请海洋学者、电影评论家或导演主持深度影评沙龙，不仅分析电影的视听语言、叙事技巧，更着重探讨其传递的核心思想。如《海洋》对海洋生物奇观与生态危机的震撼呈现所引发的敬畏与保护意识，《碧海蓝天》中对海洋纯粹之美的迷恋及人与海洋的精神羁绊，《少年派》中海洋作为生存考验与精神救赎的双重隐喻，《海王》中对海洋王国构建的奇幻想象及其环保隐喻。观众在艺术欣赏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关于海洋生态、人性、哲理的多元思想熏陶，激发对海洋更深层次的思考。

（三）海洋制度文化教育

海洋制度教育是通过规范、管理和约束国家及个人在海洋上各类活动的原则、规则、法律、机构与惯例等教育活动，旨在培养国家和个体的海洋规则意识。

1. 航海制度教育

航海制度教育是通过传授有关船舶航行、安全管理、船员职责、海上通信、海难救助、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公约、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航海惯例知识，培养规则意识和海上安全文化的教育活动。

例如，大连海事大学面向公众的“航海法规与安全实践”开放日课程，课程结合真实的船舶模型、航行日志、海图、救生设备进行教学，专业教师讲解《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SOLAS）、《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国际海上避碰规则》（COLREGS）的核心条款及其制定背景（如泰坦尼克号事件催生SOLAS），学员在高度仿真的模拟器上进行操船训练，亲身体验遵守航行规则（如分道通航制、避让规则等）的重要性，学习遇险信号（GMDSS设备演示）和应急程序。通过将抽象法规融入具体操作情境，学员深刻理解航海制度对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海上秩序的极端重要性。

2. 海洋贸易制度教育

海洋贸易制度教育是讲授涉及海洋货物运输、港口管理、海关监管、国际贸易规则、海上保险、国际海事组织框架下与贸易相关的公约等知识，理解全球供应链中的海洋规则体系的教育活动。

海洋贸易制度教育对于海洋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宁波舟山港集团开展“港口与国际贸易实务”的青少年研学项目，组织学生深入亚洲吞吐量最大的宁波舟山港。在港区调度中心，通过实时监控大屏，了解船舶靠离泊计划、堆

场管理规则。在海关监管区，海关关员现场演示进出口货物报关、报检流程，解释关税、原产地规则、检验检疫标准如何影响国际贸易。通过实地参观与模拟操作相结合，学生清晰认识到复杂的国际贸易规则、港口管理制度、海关监管体系如何共同保障着全球货物通过海洋高效、安全、合法地流通，理解规则是海洋贸易的生命线。

3. 海洋科学制度教育

海洋科学制度教育指围绕海洋科研活动的制度规范开展的，涵盖国际海洋科研公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国家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海洋数据共享规则、科研伦理准则等内容，旨在培养学习者遵循科学制度开展海洋研究的意识，保障科研合规性与科学性的教育活动。

海洋科学制度教育对于建立规范的制度文化具有积极作用。例如，山东烟台开发区第三小学通过 400 平方米海洋教育展厅的“科研流程墙”，直观呈现海洋科考审批制度，配套主题课程强化认知。

4. 海洋军事制度教育

海洋军事制度教育是以海洋军事领域的制度体系为核心，包括海防建设法规、海军作战条例、海上军事演习规则、海洋军事装备管理规范、军民融合相关制度等，旨在强化学学习者的海洋国防观念，使其理解制度对维护海洋权益、保障海上安全重要性的教育活动。

例如，重庆市第十一中学校海航班开设“海航大讲坛”解读海洋国防制度，邀请海军教官开展驻校训练，严格落实每周 5 公里武装越野、400 米障碍跑等军事制度。学校利用 VR 模拟飞行舱还原海上空战规则，组织学员参与舰载机维护实操，在实践中深化对海军服役规范与海空安全条例的认知，累计培养多名国防后备人才。

5. 海洋教育制度教育

海洋教育制度教育是聚焦海洋教育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涵盖海洋教育课程标准、师资培养制度、教学评价体系、校内外海洋教育资源整合机制等，目的是让学习者了解海洋教育的制度框架，认识制度对推动海洋教育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的教育活动。海洋教育制度教育是海洋文化教育的新形态。

例如，山东烟台以“山海沃土”品牌统筹海洋教育制度建设，长岛第二实验学校牵头编写长岛“零碳岛”校本课程丛书，严格遵循市级校本课程建设标准与审核制度。牟平区宁海中学、芝罘区龙海小学等校落实“海洋资源配置计划”，通过专项资金购置实验器材，参与“互联网+项目式学习”试点，形成多校协同的海洋教育制度实践范式。

（四）海洋活动文化教育

海洋活动文化教育体现了海洋文化的活动性、教育性特点，特别强调在活动中开展教育，并形成相关文化形态和内涵的过程。

1. 海洋节庆教育

海洋节庆教育是围绕具有深厚海洋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的传统或现代海洋节庆，组织参与体验其中蕴含的民俗风情、祭祀礼仪、感恩海洋、祈求丰收、欢庆丰收等文化内涵的教育活动。

我国各地存有丰富的海洋节庆教育形式。例如，浙江舟山群岛“中国开渔节”深度研学体验，不仅安排学生观看壮观的开船仪式和庄严肃穆的祭海典礼，更组织其提前参与渔民准备工作，比如学习修补渔网的传统技艺，认识不同渔具的用途，聆听老渔民讲述祭海祈福的历史渊源，参与制作象征丰收的鱼灯、船模。在节庆当天，亲临现场感受渔民对大海的敬畏与感恩之情、对平安丰收的期盼，以及休渔期结束后恢复生产的喜悦。通过全程深度融入节庆流程，学生深刻理解“靠海吃海”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独特海洋文化。

2. 海洋旅游教育

海洋旅游教育是指在海洋旅游活动中开展的，如在滨海观光、海岛游、邮轮游、潜水、生态观察等过程中融入的知识讲解、生态保护引导和文化解读，使旅游过程成为学习海洋知识、欣赏海洋景观、理解海洋文化、践行海洋保护的教育活动。

例如，海南三亚蜈支洲岛的“珊瑚礁生态卫士”主题旅游项目，超越了常规海岛观光，游客在生态导览员带领下进行浮潜活动。导览员不仅介绍五彩斑斓的珊瑚和热带鱼类，更重点讲解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脆弱性以及面临的威胁。游客被教授正确的浮潜行为规范，并参与简单的公民科学活动，如记录观察到的鱼类种类、报告珊瑚健康状况等。这种寓教于游的方式，让游客在享受海洋之美的同时，深刻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将生态旅游转化为生动的海洋生态保护教育课堂。

3. 海洋生产教育

海洋生产教育是指组织学习者实地参观或适度参与海洋生产活动，如海水养殖、海洋捕捞、海产品加工、盐业生产、海洋能利用、船舶制造等，了解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技术创新、产业运作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教育活动。

例如，山东威海荣成的“爱伦湾海洋牧场”体验式研学，学生登上现代化海上平台，目睹壮观的“海上粮仓”——规模化深海网箱养殖。技术人员讲解从种苗培育、智能投喂、病害防控到水质监测的现代养殖全流程，强调科技如何提升

效率与环保性。学生动手参与部分环节，如学习使用显微镜观察藻类、进行简单的水质检测、参与安全规范下的网箱检查或小型贝类分拣等。通过接触最前沿的海洋生产方式，学生理解了现代海洋渔业如何向高效、生态、可持续转型，科技如何赋能“蓝色粮仓”建设，建立起对海洋资源科学利用的认知。

4. 海洋运动教育

海洋运动教育是通过组织参与帆船、帆板、冲浪、赛艇、潜水、皮划艇等海洋体育运动，在驾驭海洋、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培养勇气、毅力、团队协作精神、海洋环境适应力及对海洋的亲近感与尊重的教育活动。

现代社会人们对于海洋运动的需求越来越多。例如，深圳大鹏新区的“帆船进校园”，有长期的培训计划，为学生提供系统性的帆船理论课程和海上实操训练。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学生学习帆船结构、航行原理、气象水文基础、航行规则和安全知识，其核心是大量的海上实际训练：从最初在平静水域学习控帆、转向，到逐渐挑战有风浪的环境，学习判断风向、水流，与队友配合操控船只。学生在与风浪的互动中，切身体验到勇毅精神、规则意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同时，身处海洋环境，也自然生发出对海洋力量的理解、对海洋环境的关注和亲近海洋的情感。帆船运动成为锤炼品格、理解海洋的综合性实践课堂。

5. 海洋生活教育

海洋生活教育是依托海洋资源，以生活化场景为载体，通过知识传授、技能实践与文化体验，培养受教育者海洋生活认知、劳动能力及文化认同的教育活动。其联结海洋与日常生活，涵盖海洋食材利用、传统技艺传承、生态保护实践等内容，兼具实用性与文化性。

海洋生活教育是沿海与内地民众都享有的教育形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例如，温州市洞头区鹿西中心小学依托本地黄鱼产业，开发“黄鱼成长记”系列课程：低年级绘制黄鱼生态图，中年级撰写养殖观察日记，高年级开展黄鱼全宴制作大赛，学生需独立完成剖鱼、晒鲞、烹饪全流程。联合企业设立“少年渔业观察员”岗位，组织学生走进深海网箱研学，记录水温调控、饲料配比等数据，还邀请专家通过显微镜分析浮游生物与黄鱼生长的关联。通过“做中学”，超八成学生掌握黄鱼加工技能，更体会到渔家劳作的艰辛与智慧。

三、海洋文化教育的战略推进

海洋文化教育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和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国家相关部门应积极重视海洋文化教育的顶层设计工作，通过制定相关制度文件，明确海洋文化

教育的目标、任务和实施路径，将其融入相应的教育发展规划中。

（一）开展海洋文化教育的顶层设计

在政策制定上，国家层面需加大对海洋文化教育的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支持海洋文化教育的大纲编制、课程开发、教材编写等，并制订相关政策文件加以保障。

各省市区应加大对海洋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沿海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海洋文化教育基地，如海洋博物馆、海洋科技馆、海洋文化主题公园等。海洋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展示海洋文物、海洋生物标本、海洋历史资料等方式，向公众普及海洋知识，传播海洋文化。海洋科技馆则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让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海洋的奥秘，激发公众对海洋科学的兴趣。

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在海洋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通过签订国际教育合作协议，开展学生交换项目、教师互访交流活动、联合科研项目等，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海洋文化教育理念和经验。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文化教育组织的活动，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我国海洋文化教育的成果，提升我国在海洋文化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二）制定海洋文化教育的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首先体现为海洋文化教育的课程标准。针对当前海洋文化教育的零散性、地方性、碎片化等现状，课程标准应明确不同学段学生在海洋文化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学习目标和要求。小学阶段课程标准可侧重于培养学生对海洋的兴趣和基本认知，通过生动有趣教学内容和活动，让学生了解海洋生物、海洋自然现象等基础知识，激发学生对海洋的热爱之情；中学阶段课程标准应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海洋文化的理解，增加海洋历史、海洋地理、海洋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学习，培养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大学阶段课程标准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根据不同专业设置相应的海洋文化教育课程。通过科学合理的课程标准制定，为海洋文化教育提供明确的教学指导。

规范化教材编写为海洋文化教育高质量实施提供优质教学资源。规范海洋文化教育教材编写是保障教学内容科学性和系统性的重要环节。教材编写应遵循课程标准的要求，整合多学科知识，确保教材内容涵盖海洋实物文化、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和活动文化等各个方面。教材内容要注重选取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知识和案例，要体现时代性并及时更新海洋科技发展、海洋政策法规等方面知识。教材编写还应注重趣味性和可读性，采用图文并茂、案例分析、互动式学习等方

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要建立严格的教材审查机制，确保教材内容符合国家意识形态要求，不存在科学性错误和文化误导。

通过建立完善的教学评估标准，为海洋文化教育的质量提升提供保障。建立科学合理的海洋文化教育教学评估标准，有效监测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进。教学评估标准应涵盖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两大维度。在教学过程评估中，评估教师是否采用了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讲授法、讨论法、实践法等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是否合理利用了海洋文化教育基地、网络教学资源等开展教学活动。在教学效果评估中，要通过学生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实践能力等方面来综合评价。如通过考试、作业等方式考查学生对海洋文化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学生在课堂讨论、小组项目中的表现，评估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团队合作能力；通过学生参与海洋实践活动的成果，评价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三）学校是海洋文化教育战略推进的主战场

加强海洋文化教育的课程设置。海洋特色课程的实践策略是学校开展海洋教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尚俞辰，2024），学校应根据自身的办学定位，科学合理地设置海洋文化教育课程。在义务教育阶段，可将海洋文化教育纳入校本课程或地方课程体系，保证有一定课时用于海洋文化教育教学，注重将海洋文化教育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教学。

海洋教育师资是落实海洋教育的关键因素。海洋教育教师需具备海洋基本素养、海洋教育课程开发能力、海洋课程与活动的实施能力、海洋课题研究指导能力（王宁娣，郭珍，郑秀慧，2022）。学校应采取多种措施培养和引进海洋文化教育专业师资，定期组织教师参加海洋文化教育相关的培训课程、学术研讨会、实践考察活动等，提升教师的海洋文化知识水平和教学能力。

校园文化建设是海洋文化教育的软环境。学校可以以海洋文化建设为中心，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海洋内涵和精神气质”等内容的渗透教育（徐新民，缪爱明，2024）。在校园环境布置方面，利用校园宣传栏、教学楼走廊、校园广播等方式宣传和展示海洋文化作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四）社会是海洋文化教育战略推进的着力点

海洋文化教育应加强海洋文化场馆的建设与利用。建设更多高质量的海洋博物馆、海洋科技馆、海洋文化馆等，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海洋文化需求。海洋博物馆不仅要展示海洋生物标本、海洋文物等传统展品，还要增加现代海洋科技成果、海洋文化创意产品等展示内容。海洋科技馆要注重互动体验式展览的设计，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虚拟现实、多媒体互动等，让公众更加直观地感受海洋科学的魅力。海洋文化馆则应重点展示海洋文化的多样性，包括海洋民俗文化、海

洋艺术文化等。同时，要提高海洋文化场馆的开放程度和服务质量，加强宣传推广，吸引更多人走近。

社会组织和相关企业应积极组织海洋文化活动。举办各类海洋文化节、海洋主题展览、海洋科普讲座等。海洋文化节可以结合当地的海洋特色，开展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活动。海洋主题展览可以邀请专业的策展团队，策划具有深度和影响力的展览。

媒体是海洋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决定着海洋文化的影响力。各类媒体应加大对海洋文化教育的宣传力度。电视媒体可制作播出海洋文化教育专题节目，如海洋纪录片、海洋文化访谈节目等；海洋纪录片可深入挖掘海洋的奥秘和海洋文化的内涵，通过精美的画面和生动的解说，向观众展示海洋的魅力；海洋文化访谈节目可邀请海洋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从业者等，就海洋文化的相关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传播海洋文化知识和理念。网络媒体要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开设海洋文化教育专栏，发布海洋文化资讯、科普文章、视频等内容，进行普及宣传。

（五）家庭日常教育的推进是海洋文化教育的增长点

家庭是海洋文化教育的“第一课堂”。家长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在日常餐桌上介绍带鱼、鱿鱼、牡蛎等海洋水产生活史与可持续捕捞标识，逛海鲜市场时讲解“最小可捕尺寸”和“禁渔期”的意义，让保护海洋成为生活习惯。二是利用假期开展“家庭海洋微科考”，带孩子潮间带观生物、夜探红树林萤火虫、初体验帆船，并一起拍照记录、做自然笔记，在朋友圈和班级群分享，形成二次传播。三是亲子共读共玩，为孩子准备《海底两万里》《中国海洋神话故事》《深蓝：中国航母之路》等分龄读物，配套拼装模型、遥控潜水艇、盐度实验玩具，把阅读、动手、情感教育合而为一。家庭海洋文化教育内涵丰富，是千万家庭可策划、设计与自主推进的海洋教育增长极。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海洋战略教育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3JZD043）。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Liu Xunhua ^{ID} <https://orcid.org/0000-0003-4373-607X>

Cao Yue ^{ID} <https://orcid.org/0009-0001-4081-0062>

References

戴民汉 (2025):《海洋文化十八讲》。厦门大学出版社。
[Dai Minhan (Ed.) (2025). *Marine Culture Eighteen Lectures*.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刘训华 (2023): “中国海洋素养:理念、体系与逻辑演进”,《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0): 145-152.

[Liu Xunhua (2023). “Chinese Ocean Literacy: Concepts, System, and Logical Evolution.”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40):145-152.]

刘训华 (2025): “全民提升海洋素养:联合国海洋教育治理的目标与举措”,《海洋教育研究》(01): 4-16.

[Liu Xunhua (2025). “Enhancing Ocean Literacy Nationwide: The Goals and Initiatives of UN Ocean Education Governance.” *Marine Education Research* (01): 4-16.]

曲金良 (2003): 《海洋文化与社会》。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Qu Jinliang (Ed.) (2003). *Marine Culture and Society*.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曲金良等 (2014): 《中国海洋文化基础理论研究》,海洋出版社.

[Qu Jinliang, et al (2014).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Maritime Culture*. Ocean Press.]

戎蕾 (2020): “海洋资源在幼儿园家庭教育课程中的渗透研究”,《当代家庭教育》 (24): 23.

[Rong Lei (2020). “ A Study on the Integration of Marine Resources into Kindergarten Family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rn Family Education* (24):23.]

尚俞辰 (2024): “立足五育融合的海洋特色课程的实践探索”,《读写算》 (21): 122-124.

[Shang Yuchen (2024).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Marine Characteristic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Educations.” *Read Write and Count* (21): 122-124.]

苏勇军 (2015): “国家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海洋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策”,《中国高教研究》 (2): 42-45.

[Su Yongjun (2015).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Higher Education under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 of Maritime Power.” *China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42-45.]

王宁娣、郭珍、郑秀慧 (2022): “海洋素养下中小学海洋教育教师关键能力提升路径”,《新课程教学(电子版)》 (8): 109-111.

[Wang Ningti, Guo Zheng& Zheng Xiuhui (2022). “Enhancing Key Competencies of Marine Education Teacher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under the Ocean Literacy Framework.” *New Curriculum Teaching (Electronic Edition)* (8):109-111.]

徐新民、缪爱明 (2024): “以特色文化、特色课程与特色课堂推动学校特色发展”,《教学与管理》 (10): 19-22.

[Xu Xinmin, Miao Aiming (2024). “Promoting School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through Characteristic Culture, Curriculum, and Classroom Teaching.” *Teaching and Administration* (10):19-22.]

杨玲、贾晓玉、洪刚 (2025):“‘双战略’驱动下的海洋文化教育机制创新”,《海洋教育研究》 (1): 47-56.

[Yang Ling, Jia XiaoYu & Hong Gang (2025). “Innovation of Marine Culture Education Mechanism Driven by the ‘Dual Strategies’.” *Marine Education Research* (1): 47-56.]